

似水流年

## 1971年的第一次上海之行

海天一色

1971年，我刚满18岁，攥着15岁表妹的手腕踏上岱山港码头。咸腥的风卷着渔汛的气息扑过来，9点整，603号轮船的汽笛像道惊雷炸响，灰蓝色的海水被船身犁开两道雪白的浪，故乡的岛影在视野里慢慢洇成一团淡墨。

抵宁波已是午后2点半，三轮车在石子路上颠得人骨头发颤，铁条焊的车斗哐当响，像要散架。第一次赴上海的紧张在嗓子眼蹦跶，直到晚上7点的绿皮火车轰隆隆开动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落进肚里。硬座车厢里，汗味混合着煤烟味织成一张网，邻座的舟山老乡捧着粗瓷碗抿烧酒，烤蟹的焦香顺着碗沿爬过来——蟹壳烤得红亮，像涂了层蜜，鲜甜气往人鼻孔里钻。

我瞅了眼脚边的担子，30斤黄鱼鲞、蟹虾码得方方正正，网眼都被海货的咸香浸透了。这是给上海姑父的，他正躺医院做腰椎手术，这些海货是特意带过去的。忍不住从网袋里摸出只烤蟹，跟表妹分着啃，蟹黄粘在指缝里，金灿灿的油光蹭到蓝布褂子上。斜对面的上海乘客探过脑袋，吴依软语裹着普通话飘过来：“小兄弟，赏只蟹尝尝？”我笑着递过去，他边咂嘴边讲外滩的钟楼，说那钟声能传三里地，倒让摇晃的车厢里多了些活泛气。凌晨2点，上海站的灯火终于把黑幕戳了个窟窿，铁轨的震颤慢慢歇了脚。

在上海，我游玩七日，陪姑父说些岛上年成，在南京路转得脚跟发疼，把外滩的万国建筑看了又看，听老人说看24层国际饭店，抬头帽子要掉下，我试试没有掉。乘公交去上海动物园，人民广场看了又看，走遍上海大街小巷。

上海之行返程，乘“工农兵3号”——这船原是沪东造船厂1960年造的“民主三号”，上世纪60年代换了名号，蓝白两色漆得耀眼，船身“工农兵3号”五个红漆大字，太阳底下亮得能照见人影。常年在沪甬航线穿梭，早成了这条线上的“老资格”，甲板宽敞得能铺开百来号人，乘客都叫它“海上巴士”。

傍晚6点半，“工农兵3号”的汽笛长鸣一声，黄浦江的黄昏像是被吼醒了。我踩着跳板上船，甲板上已聚满了人。有人趴在锈迹斑斑的船舷上，手指戳着岸边渐渐退远的吊塔：“看那红顶仓库！上回我就在这儿下的船！”一边说一边欣赏黄

浦两岸的景色。船舱上，几个年轻人围坐打扑克，甩牌声混着笑声被风卷着跑，惊飞了船尾的海鸥。穿蓝布衫的妇人抱着孩子，指着天边的火烧云教他：“看，那是老虎，那是棉花糖。”海风带着潮气扑在脸上，船尾螺旋桨搅起的浪沫，把上海的灯火揉成一河碎金，晃得人眼晕。

餐厅飘出肉香时，我攥着两毛钱排进队伍。大瓷盆里的排骨盖浇饭冒着白气，肥瘦相间的排骨炖得脱骨，酱油色的肉汁浸得米饭油亮，一勺下去，肉香裹着米香直冲天灵盖。排骨的酥、米饭的糯、酱汁的鲜，混着甲板上的海风味，在18岁的舌尖炸开朵朵烟花——那味道像生了根，过了几十年，舌尖一咂摸，还能品出三分香。

下半夜，船身渐渐稳了，乘客们裹着外套涌到船舷。宁波港的灯火在黑暗里越来越近，像谁撒了满地碎钻。码头上早有人举着硬纸板晃，“接王同志”“等李师傅”的字迹在风里抖。船还没靠稳，就有人扒着栏杆扯嗓子：“妈！我在这儿！”天快亮时，“工农兵3号”又鸣了声笛，短而脆，像跟码头道了声早。船身慢慢蹭向泊位，铁锚“哐当”落水，声响在晨雾里荡开，惊起几只水鸟。

船梯刚搭在码头，木板就被踩得“嘎吱”叫。有人踩着布鞋打滑，后面立刻伸出只手：“慢点儿，木头发潮！”天还蒙着层青灰，车站路出口的接客人早排开了，马灯的光晕里，每张脸都带着盼头。下船的人扛着行李、拎着网袋，脚步声、招呼声混着轮船渐渐低下去的引擎声，在码头上滚成团暖烘烘的烟火气。三轮车的铜铃“丁零”响，黄鱼车的橡皮喇叭“滴滴”叫，摊贩“热豆浆——甜口的嘞——”的吆喝缠在一块儿。我挑着空了大半的担子，听身后轮船再次鸣笛离港，那声音软乎乎的，像句温吞的道别。

开船还早，我在码头边吃碗馄饨，等到上午8点，603号轮船载着我向岱山驶去。海风依旧带着熟悉的咸腥，船舷边几个同岛乡亲正用方言聊得热乎，谁家的海带晒透了，哪片海域的梭子蟹正肥。我靠在栏杆上，望着远处渐渐清晰的岛影，归心像揣了条蹦跳的鱼，盘算着要跟多娘讲外滩的钟楼怎么敲、南京路的电车怎么跑，还有那碗让舌尖记了一辈子的排骨盖浇饭——酱汁要多浇两勺才够味呢。

诗情画意

## 上山遗址(外二首)

姚崎锋

拟茅棚的展馆遗址里  
面对了万年前的古人村落  
气息里有流淌的米浆清香  
目光洞见一粒碳化稻谷的前世今生

当文明的微光钻破大地的深层  
这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瞬间  
闪现出极其重要的锋芒

聆听、探究、对话  
我们不足百年的个体  
要如何才能迈入这厚重的门坎

要给上山一个光明正大的登场  
上山，远比河姆渡更早的稻作文明  
陶罐、玉器、石器……  
留存着人类进化史的独特气息

## 嵩溪村

方正门下，古朴村落收纳了我们  
沿着古道明暗溪如影随行  
低俯身段，向老屋的根基处探寻  
前人赋予生活和生存的智慧

鸡岩山孕育了这里的沟沟坎坎  
古树撑起华盖，村民临水而居  
徐氏、邵氏、王姓门里、孝友堂……  
经历风雨的长久侵蚀  
完整地保存了明清两代的遗风

更多的宗祠老宅默默守望  
高耸的马头墙外撑立旧时的旗杆  
飘动着当年家族的荣耀  
闲适的村民晒着村庄的历史  
也晒着古法制作的金华腊肉、豆皮

历久弥香的还有著名的“嵩溪诗社”  
村民们大隐隐于世  
几百年的传承接续散逸着当年的气息

沿着古朴的老巷道深处而行  
翻过那道山

## 诗人小镇

以诗为媒，走进诗人小镇  
石板路蜿蜒，伸向未知的诗意  
每一步落下，都似平仄的韵律

村中池塘有小杭州  
三潭印月复制在这里  
浪漫在无声无息处流动

广安桥上  
多少人驻足不愿离去  
便成了诗中的画面  
桥上的你吟出一句诗  
诗句也顺着流水去了远方

白墙黛瓦是水墨丹青的意象  
飞檐翘角是诗里起伏的韵脚  
每一间小屋都像一个小诗  
藏着生活的灵感和情感的宝藏

小镇印刻着诗人的足迹  
他们曾在这里徘徊、沉思、创作  
那风中的低语成就了诗意的回响

心灵隽语

## 写作的技巧

夏商婕

我目前在两个媒介上写作，《舟山晚报》和自媒体。这么多年，承蒙编辑不弃，让我有多次发表的机会。我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源于小学时的执念。

无比感谢我的小学语文老师——范燕飞老师，她帮我的作文润色，然后把我的文章寄到了报社，说是看看能不能发表。报纸有专门版面留给小学生发表文章，每周的报纸就成了我的期待。等到班级发报纸了，赶紧拿起来浏览有没有自己的文章。

一次次的等待，一次次的失望，然后就没了发表的念想。那个时候，小小的我也没想到可以一直写、一直投稿。

工作后，我运营了自媒体账号，主要写心理学、教育学、大脑科学这类专业上的垂直内容。

听说会写的人很少，我心花怒放，觉得自己可以一试。每一篇都想得一个炫酷炸裂的标题，想着吸引眼球，博取流量，能被一些精准客群看到。

在平台上连着数天发文章，十天半个月后，发现没什么阅读量，又陷入“自我怀疑”，不知道何时能获得平台推广。停更一段时间，觉得不行，又继续写；重新打开后台后，发现停更期间，有新人加我了，有阅读量了；过了几天，数据又沉寂了。这种焦灼感、不确定感让我的内心反复横跳。

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有些阅读量很好的博主分享，自己每年都要写几十万字，已经坚持了多少年。想想自己目前那少得可怜的字数，我在学习耐心和坚持，按照每篇一千字左右，365天的话，先写满三十五万字再说吧。



每日要写什么，的确让人挠头。我一般先有个念头，写一篇，第一篇中有了想法，就着这个新想法继续下一篇，念念相续。有时候写完了也没想法，那得找新的知识点去写。

中小学教师、大学教授在说写作能力，都提到了“阅读量”，按我自己的经验，的确如此。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范老师会在每周抽出一节课，让我们看书、写读书笔记，把看过的好词好句摘抄下来，并在最后写出自己的感想。作文练习的时候，刚开始仿写，把别人的好词好句套用在自己的文章中。经过一年读书笔记的训练，慢慢让好词好句和书写的感想内化到自己的思维中，有输出才会有输出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写，促使自己保持看书的习惯，保持思维的熟练度，也能不断有产出。我认为写作不只应付考试，它更深层地拓展了思维的维度，因为思维能力也与人的沟通交流能力休戚相关，毕竟，文字和语言，都是思维的外在展现。